



陈国强
林燕焯 主编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

人类学与应用

REN LEI XUE
YU
YING YONG

Q98
4



200250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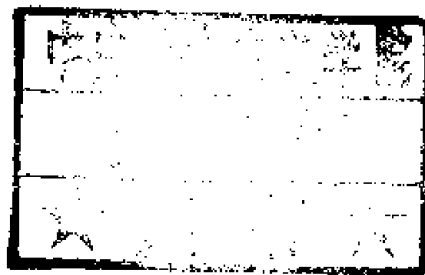
81537

人类学与应用

——人类学研究之四

中国人类学学会 编

陈国强 林嘉煌 主编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戴继斌

人类学与应用 中国人类学学会 编
——人类学研究之四 陈国强 林嘉煌 主编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76,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80510-886-X/C·7

定价 6.55 元

前 言

陈国强 林嘉煌

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于1985年9月10至1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出席这次会议有来自十九个省、市、自治区七十个人类学专家、教授、工作者及来宾共一百二十人。讨论会围绕“人类学的应用”主题，讨论人类学如何为提高人们的身体健康和人口素质，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挥更直接的作用，为祖国四化建设服务。本书是这次会议论文选集。

这次人类学讨论会在中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团成员秦学圣教授、理事李绍明所长的努力筹备下，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四川省民委、省文管会、省民族研究所给予人力物力的资助。会议共收到论文、提要、资料共110篇，其中有关体质人类学43篇，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67篇。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省文管会、“野人”考察研究会和《文物考古》编辑部还向会议代表赠送书刊多种。

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冯元蔚，民工委副书记、省民委副主任李祎辉和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王幼麟等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指出：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对四川的人类学是一个推动，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人类学的应用，也将促进其他学科的应用研究。他们还向在座的从事人类学教学的代表表示节日（教师节）的祝贺。上海科学院蓝瑛副院长也在会

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学是一门有前途的学科，在四化建设中将起不少作用。他们的讲话给与会者以极大的鼓舞。

这次讨论会的论文，围绕“人类学的应用”主题，既有理论性的探讨，也有实践应用的论述，内容相当广泛。体质人类学方面既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体质调查，还有对一些汉族地区的调查报告，内容有老年、青壮年、妇女的体质问题和疾病护理，又有中小学生的血压和月经初潮的调查研究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内容也很广泛，有石器时代的考古文化、民族、民俗、宗教以及语言、人口问题等，也有一些应用人类学的研究文章，如关于心理人类学、统计人类学、老年人类学、妇女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医药人类学、考古人类学等等。这些论文，有的是介绍对应用人类学学科的探讨，有的是密切联系当前建设两个文明的实际进行有益的研究，均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效用。

半个世纪来，人类学在国外蓬勃发展，成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它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也有较大的发展。国外人类学发展的趋势，以美国为例，有五大变化：一是从业余研究到专业研究，二是从奇风异俗研究到社会文化体制研究，三是从异文化研究转变到本文化研究，四是从书斋式研究发展到社会实际生活问题的研究，五是越来越重视人的文化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已从过去侧重体质和文化的起源和原始形态的特点，发展为注意现代社会的有关问题。正因为结合应用于现代社会有关问题的研究，才产生了应用人类学的很多分支学科。

目前，人类学在我国正处于重新恢复宣传的阶段，我们有必要加强人类学应用的研究。这不仅是人类学本身具有应用的特点，也是当前建设祖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所需要。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我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起个倡导作用。

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结束后，承秦学圣教授和李绍

明所长关心联系论文集出版事宜，刘孝瑜副秘书长认真审阅全部论文，提出选编的具体意见，后经我们增补几篇，并得学林出版社的支持，得以正式出版。但由于篇幅所限，有些文章没能收入本集，应该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目 录

| | | |
|------------------|---------|---------|
| 前 言 | 陈国强 林嘉煌 | (1) |
| 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 贾兰坡 | (1) |
| 论人类学研究的应用 | 陈国强 | (12) |
| 略论人类学与现代化建设 | 刘孝瑜 | (25) |
| ——兼论文化人类学的应用问题 | | |
| 略论我国文化人类学的应用研究 | 容观夏 | (36) |
| 六江流域民族考察与人类学应用 | 李绍明 | (47) |
| 文化人类学在民族研究中的应用 | 陈凤贤 | (59) |
| 试谈应用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 石奕龙 | (68) |
| 人类学在东北民族史中的应用 | 孙进己 | (79) |
| 调查研究羌语支语言与人类学的运用 | 刘辉强 | (88) |
| 医学人类学初探 | 莫世泰 方中祐 | (96) |
| 人体骨骼学在中医学中的应用 | 王慧芳 | (103) |
| 人类学在精神病学中的应用 | 汤毓华 | (114) |
| 妇女人类学初探 | 沈 智 | (128) |
| 人类学与体育科学 | 谭 华 | (140) |
| 考古人类学的若干问题 | 叶文程 王铭铭 | (149) |
| 考古学的应用研究 | 林 向 | (158) |
| 老年人类学理论及其社会实践 | 戴星翼 | (171) |

| | | |
|-----------------------------------|------|-------|
| 探测未来是人类学应用的一个主要方面····· | 秦学圣 | (190) |
| 家庭人口——经济压力对成年劳动力体 质的影响····· | 戴星翼等 | (195) |
| 湖南衡山县农村 2992 名中小学生血压 初步研究····· | 梁柏寿等 | (211) |
| 用多元分析法研究朝鲜族成人掌骨····· | 皮永浩等 | (217) |
| 柯尔克孜族体质的初步研究····· | 郭常富等 | (232) |
| 贵州台江县苗族的体质特征····· | 陈翁良 | (267) |
| 论美国加州深海发现的圆饼形中心穿孔石器····· | 韩振华 | (283) |
| 论贵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特征····· | 曹泽田等 | (296) |
| 新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面临挑战····· | 陈淳 | (307) |
| 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艺术初探····· | 贾金钢 | (314) |
| 福建惠安妇女长住娘家婚俗的特点及其 残留的历史原因····· | 蒋炳钊 | (327) |
| 浅释福建若干特异之民俗····· | 辛土成 | (340) |
| 闽南农村民间宗教与迷信管探····· | 郭志超 | (353) |
| 后 记····· | | (365) |

古人类学研究的一些问题*

贾兰坡

今天，秘书长要我谈谈有关古人类学上的一些问题。我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以便使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今后积极工作。古人类方面有好多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根据我的经验，好象研究越深入，问题就越多。常常是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当你做几年工作之后，问题就更多了。在解决问题当中又出现新的问题。怎么办？这得一代一代向下传，好象接力赛跑一样，看来得把接力棒往下交了，但在交这接力棒之前，得谈谈还有许多问题没解决。

常常有人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搞古人类有什么用处？很简单几个字就可以回答，那就是要研究人类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这样？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目的。但是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你刨几个人头，研究研究不就行了？事情也不是这样简单。现在我就提几个复杂的问题来谈一谈。

比方关于人到底在哪里起源的问题，这就是世界上大家都在研究的课题之一。过去认为是非洲，为什么认为是非洲呢？因为非洲发现了不少猿化石，还有大猩猩和黑猩猩，现在也生存在非洲。过去也曾有人说是在欧洲，因为欧洲研究的历史比较早，最早发现的有关人类化石是在欧洲。现在对欧洲这个说法，好多人

* 本文系根据贾兰坡教授在“第三届全国人类学学术讨论会”上的学术报告录音整理。

都不赞成，欧洲的学者也都承认，人类并非起源欧洲。南极洲和大洋洲与人类起源无缘。美洲也不行。有的美国人说，他们在美国境内发现了十万年前的石器。据我看来石器是不错的，但说是十万年前的就令人难以承认了，因为其出产的地层不清楚。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问题。现在各个国家都争取让它那块地方的历史延长。日本国内对有无旧石器时代前半期的文化也有争论，有人认为只有两万多年的历史；但也有人认为日本历史还要长得多。两派各有一班人马在工作。对学术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常有的事，应当各找各的理论根据。我们有时由于意见不合，就成对头了，这很不好，我认为只有各找各的证据，才能推动科学前进。

那么，到底在哪儿呢？是非洲还是亚洲？古人类学家也有点“墙头草”，非洲一有发现就说是非洲，亚洲一有发现就说是亚洲。现在主要是在非洲和亚洲说之间来回摆动。有好多人随便说说，那就不必去管了，主要还是人类学界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看起来在亚洲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例如，腊玛猿在我国的云南、巴基斯坦、印度都发现过。腊玛猿是和人类最接近的一种古猿类，学者都把它看成是还不懂得创造工具的人类的猿形祖先。但近几年来，有的学者说它是和西瓦猿同种的动物，只是性别之分，是某些人类猿的祖先。但许多学者还不这样认为，认为非同种动物，仍把腊玛猿看成是人的祖先。但最近这几年在我国采集的腊玛猿是最多的，个体之多、材料之多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在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是那么多，对人类起源提供了无比重要的证据。中国这块地方不可忽视，要大做工作。最近几年来，好多国家的学者都一个跟着一个的往中国跑，他就看中了咱们地下的宝藏。宝贵的材料能让他们看一眼都很高兴。我们自己不仅不能忽视我们的工作，而且得重视我们的工作。但是，这些问题要研究起来，相当

不简单，要解决这个问题，得花许多年的时间，一代人解决不了，两代、三代。这和化学、物理不一样，也不是 $1+1=2$ 的问题。

说人是从猿变来的，大概不会再有人反对。但是直到前几年，有个美国人还给我们写信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一个反进化论派，说周口店的北京人不是人，是猿猴，是被两百多年前开采石灰岩的打死扔在里头的。这当然我们不管它，说什么的都有，笑话百出，理起来没完没结。科学上的问题，我们还是针对科学性。对人类起源问题，我们还得深入研究。现在，简单的说就研究到目前这个程度上。

你说是在亚洲就得拿出证据。我认为腊玛猿就是证据。再者就是我国发现的人类化石相当多。在非洲发现古猿虽然不少，但是跟人类最接近的古猿化石却没有中国多。目前，关于这两个问题还是在这两个地方来回兜圈子。今后我们还得做大量工作。谁做？大家来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世界学者非常注目的问题。

再有就是究竟人类的历史有多长？这又是一个重大问题。到底有多久？认识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过去说，人的历史有十万年，当时就很少有人相信，认为是胡说八道。后来事物发展了，又说是五十万年、一百万年、二百四十万年。现在在非洲又出现了二百九十万年的石器。看起来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而是我们做的工作少。非洲好多工作是外国人在那里做的，他们花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比方说，埃塞俄比亚奥莫河就有几十个专家在那里工作，他们设备比我们好，都带着仪器。他们的人力比我们大。我们全国搞古人类和旧石器的人合在一起，每省平均只有一个人，这个比例太低了。我国有十亿多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只有这么几个人做这项工作太可怜了。人类历史到底多少年是个复杂的问题，我在论文中曾提出过，我们划分第四

纪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考古学和古人类来划分，这在地质学报上发表过，这个问题在新疆地质会议上我也讲过一次话，也给发表了。看起来我国史前史还要延长，山西西侯度古文化地点绝对年代是一百八十万年；元谋猿人是一百七十万年。两地出产的石器都不是人类开始使用的，因为已有一定类型和一定打制方法。我们要找最早的东西还得到更老地层去寻找。这些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不是我们国内都能解决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来，搞旧石器，有些问题要重新认识，不能用老框框去套。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河北省阳原县一个叫东谷坨的地点发现的石器，其地层过去认为是一百万年前早更新世的。这一套地层并非都是如此之早，经过后来的研究，既有早更新世的，也有中更新世的和晚更新世的。在这套地层深四十五米的地方发现了石器。地层清楚，是个湖相沉积。遗址非常大，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石器密度比北京人的遗址还大。这个遗址是我们研究所的卫奇同志发现的。我问他遗物丰富不丰富？他说，还可以，你要多少吧！好象要多少有多少的意思。遗物的确特别丰富，他每次发掘都弄一、二万件回来。这个地点的绝对年代是一百万年左右，但石器非常精细。这就很怪，时代这么早怎么会出现那样精致的东西？把它和北京人的石器搁在一起，你简直分不出彼此的区别。按理说，应当越早越原始，越晚越进步，打制技术越高，这是进化规律。但它不是这样，它很进步，甚至可以说相当进步。这又怎么理解？一方面与石料有关系，它的石料比较好，大石多。周口店的都是脉石英、沙岩，质量差一些。但是东谷坨的石器能打得这样好，在世界上简直是少见的，亦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我把这个地点的东西摆出来，让好多外国人都看。我说你们看看它们是什么时代的？他们连跟北京人同时代的说法都不敢承认，但的确又是如此，比北京人的还要古老。我们为日

本一个杂志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遗址，我们说是在四十五米深地层中找到的，这位教授居然误认为四点五米，以为我们漏了一个小数点。好家伙！四十五米以下还有这样的东西出现，他不敢相信。后来他到中国来了，问到这个问题，他说：到底是四十五米，还是你们漏了个小数点？我们说，没错。要加小数点得加在四十五米以后。

有许多问题，看来还得重新认识。我们这一代恐怕认识不清了，还得靠在座的中、青年同志加一把劲，积极认识它，了解它。过去有些外国人，把我们中国的旧石器说成是非常粗糙的。有人甚至说，中国这块地方，处在地理的边缘，这里的文化不能和蓬勃发展的地中海地区相比。我不知道地理的边缘在哪里？可能他们对我们这里的东​​西不够深入了解吧。说这话的人还研究周口店问题多年，但他不是搞这方面的。他虽然懂得这些材料，也许是根据最初的发现来说的。

欧洲的石器是火石做的，欧洲的石器是用火石打制的，打得很漂亮，十万年八万年的东西可以把它当艺术品来欣赏。咱们中国出火石少。可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有些小而精细的东西他们却没有。当然这是由于系统的不同的关系。我们要很好认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认识不清，对工具的演化也就弄不清楚了。谁来做呢？恐怕这个任务都落在中、青年身上了。

问题很多，我是随便举举例子，比如蓝田人测定是在八十万年到一百万年之间，这个数字是指公王岭这个地方而说的，这儿出过一个人头盖骨和一块上颌骨，性质很原始。测定含北京人化石堆积年代为距今七十一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北京人在周口店陆陆续续地居住了五十万年。在这么长久的时间里，北京人在形态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为什么蓝田人和北京人变化那么大？蓝田人头骨也低，脑盖也厚，这个问题怎么回事？不清楚。七十一万

年和八十万年中间只差个十万年，差别即如此之大，应当给予解释。最近，在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发现了人头骨，不是猿人的，跟大荔人很接近。可是奇怪的是，据说与金牛山的人化石一起出了剑齿虎化石。剑齿虎在周口店遗址的下部才有。为什么凑在一起？这些问题都得重新研究。是不是剑齿虎延续很晚，直到很晚才绝灭？还有没有这种可能，即距今二十万年的时候，金牛山人和北京人同时存在过？都是应当研究的课题。

这种现象，在欧洲也存在。比如在距今不到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就存在有粗壮种和纤细种。是不是两种人同时存在，也是完全可能的。还有跟人类最密切的南猿，也有大种小种，看来也是同时存在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更细致地下点功夫去研究。首先从地下发现它，还得多发现，当然光有发现也不行，还要详细地进行研究。总之，现在有许多问题还回答不出。我总有这么个感觉，不深入研究，还觉得自己有点本事，可是越做工作就越觉得模糊不清。发现的材料越多，要研究的问题也就越多。再比如在山西省阳高县许家窑遗址和陕西大荔遗址，都发现人类化石。两个遗址的时代差不多，头骨都相当原始。许家窑遗址测定的年代为距今十万年左右。但和年代相近的丁村人相比差别却很大，丁村出了三个牙齿，而牙齿的构造比许家窑人进步得多。既是时代相近的材料而差别又如此之大，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在华北我们做的工作多一些。现在对搞清文化性质非常重要，只有把文化性质搞清楚，才能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材料少了倒好办，东西越多困难越大。我总觉得好象一团乱头发摆在我们面前，需要我们一丝一丝去理它似的。

中国有关旧石器时代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华北的石器至少可分为两大系统，一个是细小石器系统，一个是大石器系统。这样划分我们是肯定的。但是系统是不是就是这两个，还有第三个、

第四个没有？再详细划分的话恐怕还要更多。现在还分不开，这是其一。第二，所说的华北两个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彼此之间是否有交叉？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未很好的搞出来。我认为文化传统上的交叉一定是有的，看来不可能没有。当时没有什么边界可言，哪里有吃的就往哪里迁移。遇到另一个人群，就会有文化的交流，交流就会使文化有所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什么？怎么变？现在都还不清楚，目前还不能回答。

华南和华北又是个问题。华南的问题更复杂，要做一个遗址倒好办，找个地方搞，写个报告就交待了，那是容易的。如果一问我，这个石器的时代，它和那一遗址有什么关系就难了。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在华南，可以这样说，和华北的石器相比，有一定的共同性，但在性质上和华北的相比，差异又相当大。比如贵州黔县观音洞出了石器，打制方法跟华北就不一样，观音洞大多都是陡刃的，华北用石片制作的刮削器刃角则小得多，这又怎么解释？我认为华北的文化和华南不是一个系统。那么华南又分几个系统？这都不清楚，我现在主要是提出这些问题，希望大家来共同研究。现在我们还有许多空白点，希望早日把它填补上。

我国许多地方都有人类化石和旧石器发现，只有上海市、福建省和天津还是空白区。按理说，福建不会没有，因为台湾已有大约三万多年的人类化石发现，福建离台湾那么近，是人类迁移的必经之路，不可能不留下遗物。新疆的材料还很少，得做大量的工作，因为那是通向西亚的桥梁，不然有许多问题就搞不清楚了。在我国大陆旧石器时代的遗物很丰富，只要哪里工作做得多，哪里就有更多的发现。山西省工作做得多，发现也多，辽宁省工作展开了，跟着也就不断有所发现。咱们这么大的国家，人手又少，不积极地工作行吗？过去有好多工作是外国人替我们搞的，

你说我们心里能舒服？建国以后，作了不少工作。那么中国究竟有多少旧石器 and 古人类地点？我们作过统计。最近，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学一本书，书名是《中国旧石器文化遗址》，连我们登了报纸的地点，他们都搜集在内，统计共有一百九十多个地点，比我们统计的还要多一些。现在我们又有新的发现地点，共计二百零四个。这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另外还有一些地点是地点群。比如说，丁村就是十几个地点作为一个地点来看待的，山西垣曲县境内红色层中有几十个地点也作一个地点看待了，这个地点陆陆续续地分布，有几十里远。如果都作为“一点”来看待，据统计共有三百多个地点。1985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我去讲学，我说大陆上的地点很丰富，地点不好统计，我在这里讲可能就有了新的发现。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不做不行，你不做，国际同行们也会推动你去做。我们这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不把祖先遗留下来的历史搞清楚，我们也有愧于祖先。

我在此提了一大堆问题，至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应当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座的同志是支很大的力量，是中坚力量。但是我们聚在这个屋子里，看起来，人是密密麻麻的，可是分配到全国范围内，谁也碰不到谁，甚至是海中一粟。怎么办？要扩大咱们这个队伍，大学和博物馆不要忽视研究工作，我过去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帮过忙，建馆的时候我在那里工作过。博物馆的研究工作很重要。不能只搞陈列，应在研究的基础上搞陈列。学术上的问题不能光听别人的。有的博物馆遇到某一个不同意见，心里就发愤，正是因为心里没有底。只要心里有底，就不怕意见不同了。在国际上，博物馆和大学里的研究工作都占很大分量，不研究也教不好书。我国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的，实际上外国就没有这样机构，没有相等的和对口的单位。多少年来和我们有来往的，主要是大学和博

物馆。好多大学有人类学系，咱们中国好象有一两个人类学系和考古系就够了？应当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些，要有先见之明，不要临时抱佛脚，时时要想到我们是有十亿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队伍，大学培养，办短期训练班，这都是好事。

解放之后就开办过几次考古训练班，我也在考古训练班教过课。我们研究所也举办几次“古脊椎动物发掘修理训练班”，也培养了一些人员，目前这些学员，虽然都成了长者，但有的还在第一线工作，作出了不少成绩。有的虽然作了领导工作，但未离开考古界或文物界。外国有的大学的人类学系课程比较复杂，既搞古人类学，也搞现代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等等，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得加强。我到过一些地方，比如，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邀我去讲学，叫我和同学们先见见面，我一看台下坐有二百多人，我问一位老教授，是否都是搞考古的？他说，也有搞美术史的。使我感到吃惊，当时我计算一下，在我们国家，一个大学不会有这么多人，又何况日本有许多大学都开设有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课呢！希望领导上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对这个工作多投一点力量。

再有一点，有关的问题还多得很。我再举一些例子，澳大利亚有几个同行，说他们那里出了四万年前的石器，可以肯定是从大陆传播过去的，现在为大海所隔，是怎么过去的？他们去年来了一次，今年又来了，还是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老是谈不到一起，我们一谈就是半天，他说是坐独木舟过去的；我说，就凭一个独木舟就能晃荡过去呵？他说从前岛屿多，我说岛屿再多也不能把所有岛屿都连起来。我认为这与冰期有关系，在第四世纪的时候，过去说是有四期、五期、七期，现在越来越多了。冰期到来，天气变冷，蒸发的海水变成冰雪停留在大地上，不能